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總類卷八上

宋 沈樞 撰

將帥門

吳起去魯歸魏

周威烈二十三年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絶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

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
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李克曰起貪而好色
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
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
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
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
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於
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齊田單聽魯仲連之言遂克狄

赧王三十六年齊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劒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蕢立則仗鍤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

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横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趙括讀父書不知合變遂為秦所敗

五十五年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

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
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
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
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
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
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
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

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括乘勝追造秦

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絶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絶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趙人乏食請粟於齊齊王弗許趙軍食絶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急來攻秦壘括自出鋭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

秦反間使趙殺李牧廢司馬尚遂破趙

始皇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内兵共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

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之
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十九年王翦擊
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王如
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還從太原上郡歸

漢蕭何薦韓信於高祖

元年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
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
用即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

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令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

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

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刼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用故秦騎士李必駱甲為校尉

二年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問魏王豹諸將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

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

韓信請兵擊燕趙齊以距楚

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信破代兵禽夏説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漢王踞牀洗足見九江王

三年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

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高祖縛韓信以歸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高祖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祖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高祖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高祖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

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高祖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埶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祖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高祖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為或說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高祖會諸侯於陳信持眛首謁高祖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

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祖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

韓信稱高祖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高祖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高祖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高祖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高祖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高祖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

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鼂錯言安邊在良將

前十一年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馮唐諫文帝赦魏尚

十四年文帝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吾居代時吾

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唐對曰尚不如
廉頗李牧之為將也文帝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
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
能用也文帝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何以知吾
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
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李牧為趙將
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北逐單于破東胡滅襜林西抑强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令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倍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説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周亞夫真將軍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兹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文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

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文帝至又不得入於是文帝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

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

士卒樂李廣而苦程不識

元光元年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廣與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

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衛青為大將不敢專殺於境外

元朔六年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建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

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説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建至武帝不誅贖為庶人

羌豪聞趙充國為將相責自悔

神爵元年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

軍中號馮異為大樹將軍

更始二年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

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光武不令賈復別將

建武元年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

見甚離

光武督鄧禹進討

光武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

鄧禹威名稍損光武令馮異代之

二年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

兵衆禹不能定光武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鄧禹戰敗上司徒梁侯印綬

三年春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賊衆尚多可稍以恩

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禹弘不從大戰移日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上大司徒梁侯印綬詔還梁侯印綬以為右將軍

光武稱馮異能奮翼澠池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埶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

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别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光武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吳漢裹創而起

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都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

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

耿弇自請收上谷兵

耿弇從容言於光武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光武壯其意許之

光武以耿弇破張步功難於韓信

五年光武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

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眛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光武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

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祭征虜憂國奉公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光武愍悼之尤甚後朝會光武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光武乃止

吳漢隱若一敵國

二十年廣平忠侯吳漢薨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光武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光武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

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馬援稱男兒當馬革裹尸還葬

馬援自交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令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

馬援據鞍光武歎其矍鑠

二十四年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

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光武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光武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光武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

魏王操稱養呂布如養鷹

建安二年始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絶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

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五年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埶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

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

蜀張飛據水斷橋

十三年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决死操兵無敢近者

吳周泰戰如熊虎被創如刻畫

二十二年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大為酣樂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鬬處以對畢

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道從鳴鼓角作鼓吹而出於是盛等乃服

魏王操戒夏侯淵為將當有怯弱時

二十四年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先主相拒踰年蜀自

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蜀使討虜將軍黄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

蜀主歎趙子龍一身都為膽也

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運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

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

關侯張飛皆萬人敵

陳壽評曰關侯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侯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侯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蜀諸葛亮七縱七禽

魏黄初六年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嶲入斬雍闓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秪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晉羊祜務修德信以懐吴人

泰始八年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懐吴人每交兵

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悦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朱伺不言方略

永嘉元年西陽夷冦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宋檀道濟唱籌量沙白服徐出

元嘉八年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

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策

永泰元年王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寳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敬則聞之

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策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也

魏人服梁韋叡威名

天監五年豫州刺史韋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筭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

殿後魏人服㪟威名望之不敢逼

北魏路思令論將帥不得其人

梁大通元年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為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懐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

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令若黠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勵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東魏侯景將兵十萬專制河南

中大同元年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筭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

於丞相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

侯景懼慕容紹宗

太清元年東魏侯景叛大將軍澄使高岳救彭城欲以潘樂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遂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

兒何能為閭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

陳宣帝用吳明徹裴忌伐齊

太建五年宣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宣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衆議以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

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遂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

吳明徹破齊壽陽

吳明徹攻壽陽齊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遂躬擐甲冑四面

疾攻一鼓拔之宣帝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宣帝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

突厥懼隋將史萬歲而遁

開皇二十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府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

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

賀若弼自許為大將

仁壽二年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鬬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唐李靖蕭輔之膏肓

高祖武德七年江南皆平以孝恭為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為兵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為楊州大都督靖為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膏肓也

侯君集破高昌私取珍寶

太宗貞觀十四年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

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録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茍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黄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録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

太宗論名將

十八年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

道宗擊高麗清道以待乘輿

十九年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衆寡懸絶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

薛仁貴三箭定天山

高宗龍朔二年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聞唐兵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李勣善為將

總章二年勣為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

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

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李勣用兵以救人死

勣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頼賊逢人則殺十四五

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

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突厥見薛仁貴面相顧失色

永淳元年突厥餘黨元珍等入冦并州都督薛仁貴將

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仁貴免冑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

薛訥白衣攝軍擊吐蕃

玄宗開元二年吐蕃將帥衆十萬寇臨洮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帥兵擊之

王忠嗣鎮方面以安邊為務

天寶四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貯之橐中以示不用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諜人伺其間隙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郭子儀斬王甫

代宗廣德元年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四千餘人署置官屬暴横長安中郭子儀至滻水西甫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甫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之京畿遂安

李光弼與郭子儀齊名

二年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

郭子儀奏除一屬吏不報

大歷十年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勲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它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李懷光殺史抗等

大歷十四年節度使李懷光既代郭子儀邠府宿將史抗等功名素出懷光右皆怏怏不服懷光發兵防秋屯長武城軍期進退不時應令監軍翟文秀勸懷光奏令宿衛懷光遣之既離營使人追捕誣以它罪且曰黄萯之敗職爾之由盡殺之

楊惠元戍關東不受宴勞

德宗建中二年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將士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

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缾罌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郭子儀身為天下安危

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

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

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衆

李抱真馬燧不協

三年初李抱真為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鉥鉥奔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悦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德宗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我寧得獨戰邪欲引兵

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令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

李晟以忠義感激將帥

德宗興元元年是時懐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彊寇之間内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鋭氣不衰

天生李晟為社稷

李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在渭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鄉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陸贄論機失於遙制

貞元九年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飇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

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杜黃裳請討劉闢

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憲宗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憲宗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

憲宗從之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憲宗與杜黄裳論及藩鎮黄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憲宗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黄裳啓之也

杜黃裳指授高崇文方略

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憲宗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白居易論中使監軍之弊

元和四年王承宗反憲宗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

當責成將帥近歳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恐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上不聽諫官御史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

李愬用賊將丁士良

十二年李愬謀襲蔡州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吴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命釋其縛署為捉生將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吴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士良擒光洽以歸

李愬用賊將李祐

十二年愬厚待吴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發騎掩之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出

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李愬以往亡日攻吳房

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

李愬擒吳元濟

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栅命士卒少休食乾精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

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

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

李愬迎裴度

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度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

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李愬對諸將之問

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

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段凝監軍宿將憤怒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又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

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訩訩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

王晏球以私財饗士

天成四年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晏球入朝明宗美其功晏球謝久

煩饋運而已

楊思恭督戰敗績

後晉齊王開運二年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何敬洙為招討使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唐人不敢逼思恭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

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祖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

杜威以貴戚為將不習軍事

三年杜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轉運使李穀說威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

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軍中恟懼

杜威降契丹

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為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不許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

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契丹遥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絶軍中食且盡杜威遂降契丹

後漢史弘肇御衆嚴整

天福十二年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高祖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陜晉河陽皆已

向化崔廷勲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揺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説令奇令奇乃降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

趙季札備邊敗績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帝納其言蜀主聞之遣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任使還奏稱韓繼勳王萬廸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自請行以季札為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為之部曲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上書

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妓妾西歸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為奔敗莫不震恐蜀主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繫之御史臺

王溥善擇帥

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節度使向訓上命訓與節度使王景等出兵自散關趣秦州百官入賀帝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

張瓊破骨取矢

三年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着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巵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諸將非大功無得典兵

四年蜀人多言李廷珪為將敗覆不應復典兵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

士卒畏服令王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置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埸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通鑑總類卷八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總類卷八下 九上

詳校官編修臣李濱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全玉

通鑑總類卷八下

宋 沈樞 撰

儒將門

晉杜預身不跨馬而善用兵

世祖太康元年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

陸機與惠帝戰大敗

太安二年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大將軍穎與顒

共攻乂惠帝詔曰顒敢舉大兵内向京輦吾當親帥六軍以誅姦逆其以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顒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内史陸機為前將軍督王粹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羇旅事顒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太尉乂奉帝與機戰於建春門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

孟玖譖陸機

初宦人孟玖有寵於穎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弟超領萬人為小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録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没玖疑機殺之譖之於穎曰機有貳心於長沙穎大怒使牽秀將兵

收機參軍事王彰諫曰今日之舉强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況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殿下用之太過北土舊將皆疾之耳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爲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機弟雲及孫拯皆下獄穎惻然有宥雲之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躭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竒士吾蒙知愛今既不

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為拯辭頡既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

唐柳公綽自請討蔡

十年憲宗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

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士卒皆喜曰中丞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

不意頗牧近在禁廷

大中六年党項復擾邊宣宗欲擇可為邠寧帥者而難

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諴論邊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收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

材兼文武門

晉劉淵才兼文武

咸寧五年單于豹子淵幼而儁異博習經史嘗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

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武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没帝問將於李憙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

傅永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

齊明帝建武四年傅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脩期耳

唐裴行儉文武兼資

調露元年高宗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婁師德有文武材

永淳元年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

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郎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主兵者必聖賢材能

文宗太和七年杜牧又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

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省官門

東漢光武并省四百餘縣

建武六年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

戸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隷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晉傅咸荀勗議省官

武帝咸寧五年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戸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

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廪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静民以寧壹所謂清心也抑浮説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

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唐韋玢奏沙汰郎官

玄宗開元三年尚書左丞韋玢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它官玢尋出為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玢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玢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為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乃除冀州

刺史

德宗大省州縣官員

貞元三年大省州縣官員收其禄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

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德宗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户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户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

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閤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詔先所減官並宜復故

李吉甫請敕有司詳定廢置

憲宗元和六年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

餘萬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令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

李吉甫請量定俸給

吉甫又言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

職田禄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太歷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衮為相始立限約李泌又量其閒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閒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等同詳定

吏部奏併省内外官

吏部奏准敕併省内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

七百六十九

後漢楊邠奏前資官分居兩京

隱帝乾祐二年楊邠奏諸前資官喜揺動藩臣宜悉遣詣京師既而四方雲集日遮宰相馬求官邠復奏前資官宜分居兩京以俟有闕而補之漂泊失所者甚衆邠又奏行道往來者皆給過所既而官司填咽民情大擾乃止

李德裕謂省事不如省官

李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奏罷郡縣吏凡二千員衣冠去者皆怨

信任門

東漢光武詔馮異毋嫌疑

建武五年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光武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

八年竇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蜀漢主戒太子敬丞相

魏文帝黄初四年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

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主又為詔勅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吳王有書皆示陸遜

五年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

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之

晉元帝命王導升牀共坐

建武元年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元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孔坦諫成帝委政王導

咸康元年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成帝幸其府與羣臣宴於內室拜導并拜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表切諫

以為帝初加元服動宜顧禮帝從之坦又以帝委政於導從容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

苻堅斬樊世用王猛

穆帝升平二年秦王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勲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王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猛

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

羣臣莫敢毀王猛

三年秦王堅以王猛為司隷校尉居中宿衛猛上疏辭讓因薦散騎常侍陽平公融光禄散騎任羣處士朱彤自代堅不許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内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莫敢復言

苻堅親王猛踰骨肉

文帝咸安元年秦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

而以分陜為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
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衮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
旨猛乃視事如故

劉裕委鎮惡以關中復留田子制之

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為多由是
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
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
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

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鬬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冠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輸冦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北魏李沖忠勤明斷

齊永明九年魏王更定律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沖議定輕重潤色辭旨魏主執筆書之李沖忠勤明斷加以慎重為帝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薛聰諫事多聽允

明帝建武二年魏高祖時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彊禦帝或欲寛貸者聰輒爭之帝每曰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帝外以德器遇之内

以心膂為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魏王素知李崇不為反間

梁天監十二年李崇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武帝屢設反間以疑之又

授崇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隋文帝不聽御史劾蘇威

陳大建十三年隋侍御史梁毗以蘇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文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何遽迫之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

唐高祖委任裴寂蕭瑀

武德元年上待裴寂特厚羣臣無與為比賞賜服玩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卧内言無不從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衆終不自理

太宗不信讒言害忠良

三年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因之軍中左僕射屈突通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絶倫令

既因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

人主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

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魏徵疏言信小臣疑大臣

十四年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寛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

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偽成俗矣上納之

太宗不聽蕭瑀毀房玄齡

二十年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

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太宗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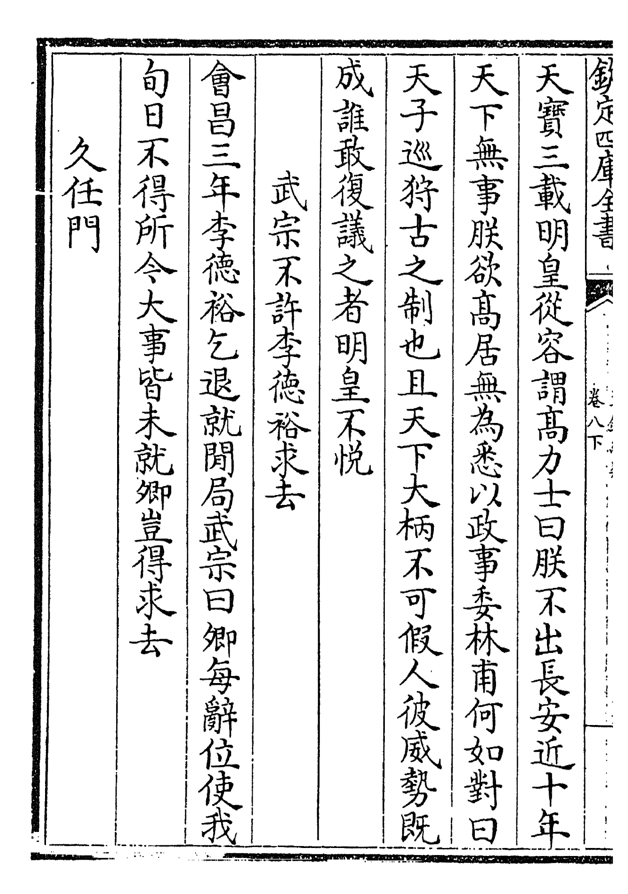
斬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

永徽元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高宗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高宗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天后信重狄仁傑

久視元年太后信重内史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仁傑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

明皇以政事委李林甫



天寶三載明皇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明皇不悅

武宗不許李德裕求去

會昌三年李德裕乞退就閒局武宗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令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久任門

西漢黃霸不欲數易長吏

宣帝元康元年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王嘉言數易之弊

哀帝建平三年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

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隷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内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隷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

東漢朱浮言守宰數易

建武六年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

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三年為小滿

齊武帝永明元年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約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

内外之任門

唐選臺閣分典大州

則天長安三年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

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韋嗣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制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嗣立為汴州刺史其後政迹可稱者唯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鍠而已

京官刺史出入常均

𤣥宗開元二年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四年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𤣥宗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楊州采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源乾曜請其子外任

七年乾曜上言權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玄宗從之因下制稱乾曜之公命文武官効之於是出者百餘人

自選有聲望者為刺史

十三年玄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於洛濵供張甚盛

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内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命將軍高力士賜之

楊承令不欲外補

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意怏怏自言吾出守有由玄宗聞之怒貶睦州别駕

楊綰奏加京官俸

代宗大歴十二年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

乞貸楊綰常衮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歳約十五萬六千餘緡

同官門

唐狄仁傑請代鄭崇質使絶域

儀鳳元年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絶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杜肅告張德屠殺

長壽元年五月禁天下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沈行思擊同列陳瓌

後梁開平四年吳越王鏐之巡湖州也留沈行思為巡

檢使與盛師友俱歸行思謂同列陳瓌曰王若以師友為刺史何以處我時瓌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府乃紿之曰何不自詣王所論之行思從之既至數日瓌送其家亦至行思恨瓌賣己鏐自衣錦軍歸將吏迎謁行思取鍜鎚擊瓌殺之因詣鏐與師友論功奪左右槊欲刺師友衆執之鏐斬行思以師友為婺州刺史

僚屬門

晉郄超王珣能令桓温喜怒

興寧元年桓温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為長史又以郗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温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與謝玄皆為温掾温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劉裕命謝晦為參軍

義熙七年劉裕以劉穆之為太尉司馬裕問穆之曰孟

祖參佐誰堪入我府者穆之舉參軍謝晦裕即命為參軍裕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於車中一覽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違謬裕由是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晦美風姿善言笑博贍多通裕深加賞愛

宋謝述惟勸義康退

元嘉十七年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文帝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

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令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典籤權重刺史

孝建三年以宗慤為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内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

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慤慤為豫州臨安吳喜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

齊建武元年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閒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

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為姦利武陵王曄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毁之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荅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明帝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

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

任浸輕矣

郭子儀貶高郢僚佐多求去

大歷十三年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己銜之孔目官吳曜為子儀所任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猗氏丞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鄭從讜自擇參佐人謂小朝廷

廣明元年以鄭從讜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康傳圭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為副使前史館修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趙崇為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為推官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李克用以使引咨幕府

天復二年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

垂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斂寧有盜臣苛政如有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晏嬰入賀又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改作寧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温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為戒

同年門

唐李絳對憲宗同年之問

元和七年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憲宗曰朕諳李絳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憲宗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

乃便身非狥公也憲宗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

皇甫鎛引令狐楚為相

十四年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

通鑑總類卷八下